

那段刻在泥土里的岁月

旧影重现

每当五月的微风吹过川西平原,看着如今机械化耕作的田野,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那时候,我还是个在生产队里跟着大人们后面瞎忙活的半大孩子,而“拖插秧”这三个字,承载了我关于农耕文明最深刻、最滚烫的记忆。那不仅仅是一项农活,更像是一场关乎生存、荣誉与集体默契的盛大仪式。



在那个年代,土地是大家的命根子。每年暮春,当生产队长敲响了那面召集人的铜锣,整个生产队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开始运转。我还清楚地记得,那时候我们全队有几十号人,为了在“五一”这个死线前完成插秧,大家每天都泡在田里。而我,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,也早早地投身到了这场“战斗”中。

在田里,我既是参与者,也是观察者。我看着身后的叔叔阿姨们,他们排成一排,弯着腰,手中的秧苗像小鸡啄米一样精准地插入泥中。那种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”的画面,在我眼中不仅仅是劳作,更像是一种神圣的仪式。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进眼睛里,辣得生疼,但我顾不上擦。因为我知道,在这个节骨眼

上,时间就是粮食。

我还记得有一次,因为头天晚上下了点小雨,田里的泥特别滑。我在拖架子的时候,一个不小心,脚下一滑,整个人差点摔倒在田里。那一刻,我的心跳都快停止了,因为我知道,如果我摔倒了,不仅当天的进度会耽误,那一排刚刚插好的秧苗也会被我踩得一塌糊涂。好在我反应快,用手撑住了架子,虽然弄得满身是泥,但还是稳住了身形。那一刻,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——只有稳住脚步,才能把路走直。

最让我难忘的,是那种集体协作的氛围。虽然大家都在为了工分拼命,但那种互助的精神却无处不在。当我拖着沉

重的架子走到田埂边休息时,总有婶婶递过来一碗凉白开;当我因为腰酸背痛想直起腰来歇口气时,队长的一声吆喝,又会让我瞬间打起精神。我们那时候虽然苦,虽然累,但大家的心是齐的。我们看着一行行秧苗在我们手中诞生,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。那些“胖墩墩”的秧苗,在阳光下泛着绿光,仿佛在向我们预示着秋天的丰收。
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,那片曾经挥洒过我无数汗水的土地,早已变了模样。机械化插秧机轰鸣而过,再也不需要那个笨重的拖架子,也不需要几十个人弯着腰在水田里奋斗好几天了。每当想起那段岁月,我脑海中浮现的不仅仅是辛苦,更多的是一种自豪。

[湖南·南县] 陈青延

难忘当年考师范

1989年6月,草坝中心校的初三学生们为探寻外部世界,纷纷报考师范学校。当年全校4个初三班、200多名毕业生,只有30到40人有机会考上中专或中师,竞争十分激烈。

为了给我创造学习环境,父亲把木板楼上的干谷草全部清理掉,铺上晒垫,又搬来一张单人床和一条长条凳,搭成了一个既能学习又能睡觉的小空间。每天放学后,我就爬上木梯到楼上学习,一直学到母亲喊我下楼吃晚饭才停。木楼房间里虽然安静,但非常闷热,蚊子也特别多。每天晚上复习前,我会提前打一瓷盆冷水放在旁边,在长条凳的两头各点一盘蚊香。瓦片被太阳晒了一整天,到了夜里还在不断散发热气,我复习不了多久就会浑身出汗,只好拿起湿毛巾擦把脸,稍微凉快一点再继续学。

中考结束后,我的成绩超过了雅安师范的录取线13分。一个星期后,面试通知来了。面试结束后的第4天早上,我正在家里吃面条,三舅骑着自行车赶过来告诉我,我以雅安市7个区县面试第一名的成绩,成功考上了雅安师范。如今30多年过去了,当年考师范时的每一个场景,仍然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。

[四川·雅安] 王斌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54

这天下火车早,刚到家正好是中午时分,因为事先知道阎芳州回来,家里做了一桌丰盛的宴席,一家人正在等候,嫂子先走了进来,欢喜地说:“爸、妈,你们猜芳州把谁领来了?”

阎芳州妈妈说:“把谁领回来了?看你欢喜得像个孩子似的。”

嫂子说:“嗨呀!是俺芳州老弟领着老婆孩子回来了。”阎芳州的嫂子上次就看出阎芳州和杨玉琼关系不寻常,用“两人带夫妻相”“看着就像一家人”来试探。她认为杨玉琼就是阎芳州的媳妇,只是因为未能生育才不敢承认,待看好不孕症生个孩子,自然

就露出真相了。及看见阎芳州带玉琼和孩子回家,自认为完全猜中,无比的兴奋,而且正合两位老人的心愿,这不是皆大欢喜是什么呢?

嫂子刚说完,阎芳州抱着会会,和杨玉琼进了门。一家人热情地拥上来,阎芳州的老父亲上前一把接过会会,就“孙子,孙子”地叫了起来,这还不够,叫着叫着就“好孙子,宝贝孙子”地叫了起来,欢喜地说:“阎家添人进口了!阎家有后了!”

阎芳州的母亲说:“死老汉子,让我看看孙子,让我稀罕稀罕。”

阎芳州的哥嫂赶紧忙乎地张罗着,不一会儿一桌菜肴摆好。只有阎芳州和杨玉琼闲着,杨玉琼站也不是,坐也不是,说也不是,不说也不是,这误会闹的,一家人把她当成阎芳州的媳

妇,把会会当成孙子了。

爷爷奶奶把大孙子大宝、二孙子二宝叫来,和会会一起玩,小孩子不认生,三人很快就玩到一起去了。这可咋整?杨玉琼心里直叫苦。好在阎芳州明天还要去相亲,一相亲就真相大白了。杨玉琼心里想。但让她万没想到的是,就在午宴开席时,阎芳州当着父母和哥嫂的面,郑重宣布说:“爸妈,哥嫂,我正式宣布一下,杨玉琼是我的妻子,会会是我俩的孩子。上次来家没敢说,是害怕玉琼没生育惹二老生气。现在不孕症看好了,儿子出生了,我们也就没什么顾忌了,就带儿子回来认祖归宗了。”

阎芳州的父亲说:“你小子不早说,我还到处给你张罗介绍对象,约好明天去相亲哩!”

阎芳州的母亲说:“还相什么亲!给芳州介绍的天水一中那个

女子,让他哥嫂赶快给人家回个话吧!”

嫂子说:“上次来我就看出来,玉琼就是咱家里人哩!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。进了一家门,就是一家人。”

阎芳川说:“别在那说车轱辘话了,赶快把酒斟上,给咱兄弟庆贺!”一家人自是欢喜一番。

既然是夫妻,就要睡一张床。等嫂子把床铺好,两人进去休息。会会跟着大宝二宝去院子里玩,撵得鸡飞狗跳,爷爷奶奶在一边看,乐得合不拢嘴。这边,杨玉琼和阎芳州干上了仗。杨玉琼脱了外衣上床休息,待阎芳州也脱衣上床时,杨玉琼柳眉一竖低声喊:“滚开!”

阎芳州嬉皮笑脸地说:“我往哪里滚?也没有地方滚呀!”

待续